

以书为媒,联结一座城的同路人

口述:史绪永
整理:晚报记者 陈钰洁

当夜幕降临,漫步运河之畔时,你是否留意过路灯下那个旧书摊?对史绪永来说,旧书都是藏着光阴故事的宝藏,从年少淘书、藏书到如今守书店、支书摊,每一页书香中的顿悟、每一次与读者的相逢,都让平凡日子漾出别样珍贵。



| 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|
世象微纪录

“世象微纪录”致力于真实记录时代浪潮下的世象百态、人生百味,欢迎提供您自己的、熟人的精彩人生故事线索,一经采用,给予报料奖奖励。

电话:0510-88300000

也可关注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,通过“新闻+”菜单下的“新闻报料”提供线索。

微信号:jn88300000



旧书缘

光阴里埋下的种子

在书友圈,我用的是“冬青”这个名字。

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对旧书情有独钟,我想,我对旧书的执念,要从童年时无意翻开的旧箱子说起。

那些箱子是我父亲的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它们都被束之高阁。直到某天,好奇心驱使我推开了箱盖,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书

映入眼帘,书页间仿佛还残留着父亲学生时代的温度。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文字,让我窥见了不曾了解的父亲,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:对所有带着岁月痕迹的东西,都天然生出亲近感。

我对二手书的偏爱,主要是着迷于前人留下的痕迹。它们可能是页边潦草的批注,可能是夹在书中的

旧车票。这些被时光浸润的痕迹,为这些书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质感。

上初中时,县城里的“三毛书店”是我的秘密基地。一毛、两毛、三毛一本的二手书,是我攒着零花钱逐本淘来的珍宝。直到现在,我家里还留着当年的记录本,密密麻麻的书名和价钱的背后,是少年时淘到爱书的雀跃与满足。

藏书好

一套旧书收集了5年

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已深陷旧书世界的,是一套《沈从文文集》。从2007年上大学时起,我便开始了这场长达5年的收集之旅。每逛一家书店,我都会下意识地问老板:“有没有《沈从文文集》?”大多数时候都是败兴而归,要么遍寻无果,要么品相不佳。二

手书的稀缺性正在于此,它们零散分布、品相参差不齐,而我对书的要求又格外苛刻,品相差一点都不愿将就。即便后来有了线上淘书网站,我也始终坚持线下“寻宝”,我相信人和书是有缘分的,该遇见的时候,它自然就出现了。

我还是坚持在不同城市的旧书

店里“碰运气”。2012年,在上海一家书店的书架上,我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缺了很久的《沈从文文集》第五册,品相完好,当时的激动劲儿,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真切。这套书现在就放在半两书店里,是非卖品。对于我而言,早已不是一套书,而是一段漫长又充满期待的时光记忆。

书店梦

是一个“大坑”也是一份坚持

喜欢看书的人,大抵都藏着一个书店梦,我也不例外。但真正踏入这行才明白,开书店远非想象中的那么浪漫,而是个实打实的“大坑”。房租、网络低价冲击、库存积压,这三座大山压得无数独立书店喘不过气来。我常劝那些跃跃欲试想开书店的人慎重。

半两书店就是我的初步尝试。这里原本是咖啡店,在老谭和慧姐的支持下,我带着家里上万册

书“以书入股”,把店里原本单纯的咖啡空间改成书店。书本身不怎么赚钱,但书店的存在,让这里多了份独特的文化气息,为咖啡店增加了更加多元的体验。

今年5月,作家柏琳携新书《边界的诱惑》作客无锡时,曾感叹这里的运河很像“无锡版的塞纳河”。这个说法瞬间启发了我。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全球闻名,无锡运河边为何不能有这样一处文化地

标?我立刻决定拿出近千册藏书来试试水。

六月的无锡日渐炎热,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,时而还有突如其来的阵雨,书摊就这样在运河畔的槐古大桥下支了起来。我守着书摊,开着直播与网友交流,有书友前来捧场的热闹,也有一整晚营收不过百元的惨淡。让我意外的是,书摊经营了有半年,渐渐有了名气,有人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,这让我打心底里觉得满足。

同路人

书店里藏着相知的温情

对我而言,书店更像是一个连接同路人的驿站。前几年,有个摄影爱好者在我店里偶然提起找了英文原版《Love Story》好几年。我凭着依稀的记忆回家翻遍了堆积的书箱,居然真的找到了。看着他拿到书时满足的样子,我也跟着开心,我的藏货,总算找到了最懂它、最需要它的人。

我还喜欢在书店组织读书沙龙。在这里,没有所谓的“权威”,嘉宾与读者围坐一堂,各抒己见、坦诚交流。这种深入内心的思想碰撞,让很多人成了书店的回头客,他们说在这里找到了“心灵的后花园”,能在忙碌的生活中喘口气,让疲惫的心灵得到滋养。

今年,因为有明星来书店打卡,客流量一下子大了起来,节假日

日更是人满为患。我们从不排斥这份流量,甚至会主动告诉粉丝们哪里拍照好看。我们始终觉得,哪怕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人因为前来拍照打卡而对书产生兴趣,这份流量就有了意义。

现在的我,还在为我梦想中的书店收集着黑胶唱片、老瓷器、画作,每一件东西,我都想好了它未来在店里的位置。我希望未来能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,一起打造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空间,这个空间不仅是卖书,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场域。或许需要5年,或许需要10年,时机到了,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。

旧书里藏着光阴的故事,书店里装着相知的温情,而我能做的,就是守着这份初心与热爱,让更多

人在文字里找到慰藉,在交流中收获前行的力量。
(受访者供图)

记者感言

从童年的旧书种子,到耗时5年集齐的文集。从“以书入股”的尝试,到运河畔的旧书摊。这份与旧书相伴的旅程满是热爱与坚守。在实体书店举步维艰的当下,史绪永没有局限于“卖书”的单一模式,而是以文化为内核,让书店成为连接人与书、人与人的纽带,更让旧书摊成为城市的文化风景。这份对文字的赤诚、对生活的热爱,不仅滋养了自己,也为一座城市注入了温暖的文化力量。

赊账刮彩票 男子诈骗近万元 获刑五个月

本报讯 无业人员祖某身无余钱却在彩票店内“豪掷千金”,妄图通过“空手套白狼”的方式实现“大奖梦”。近日,因祖某赊账购买彩票,账单高达2000多元,滨湖区一家彩票店店主报警,祖某的违法行为随之浮出水面。

2025年9月4日,抱着“中奖买音响设备,实现流浪歌手梦”的念头,无业的祖某走进无锡一家彩票店。从10元面值小额试水,到不断加码至20元、50元,他坐在店内越刮越“上头”。“当时想着能赚到两三百块钱就收手。”祖某回忆时说,“但一直亏钱,又总幻想下一张就能翻盘。”直到店家出示结算单,显示欠款已超2000元时,祖某才恍然惊醒。

情急之下,祖某提出“分期付款”的方案,试图每天偿还100元,但被店主断然拒绝。由于其无法当场结清款项,店主最后选择报警。

经查,祖某之前就曾因“赊账刮彩票”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,当时由其家人代为偿还欠款。然而,他并未吸取教训,在明知无力支付的情况下,仍以“先刮奖、后结算”为由流连于多家彩票店,其未支付的彩票价款累计高达人民币9110元。

面对讯问,祖某将其行为归咎于对家庭的过度“信任”:“我以为家里会帮我还钱……没把他们之前的‘仅此一次’的警告放在心上。”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,祖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采用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方法,多次骗取他人财物,数额较大,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。鉴于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等情节,经滨湖区检察院提起公诉,当地法院日前以诈骗罪判处祖某拘役五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。
(王佳)